本朝分省人物考

人物考卷之四十八目錄

浙江湖州府

施儒　陸崑

華商臣　唐樞

臧應奎　閔如霖

駱文盛　沈應龍

施峻　陳良謨

唐海　吳維嶽

茅坤　吳一儒

徐中行　潘季馴

沈子木　許孚遠

沈節甫　茅國縉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之四十六

浙江湖州府

嚴震直

嚴震直字子敏浙江湖州府烏程人器宏識邁魁岸卓異自洪武四年辛亥東南郡縣歲入田賦齊民戶輸舉以萬石爲額輸一家長主之限以時月轉輸京師齊民罹刑辟者相踵郡守縣令亦坐是往往獲罪乃議舉名家篤實長者專掌其事郡縣推擇得震直精勵持已和易集事躬行幾二十年罔有纖芥可指

太祖高皇帝素聞其名　召至京師將授以官丁

內艱請終喪服闋來　朝即擢布政司叅議不任之於外留中署通政司事奏對詳明四方文牘遞遣無稽留究抑之赴愬者上　請旁達咸無滯情改授戶部江西司郎中二十四年賜新第於崇禮街又復其家尋陞工部右侍郎奏　旨造柳葉甲鎖子頭盔六千副以給　皇城守禦軍士轉拜本部尚書時　朝廷營建方殷乃稽古驗今綜理縝密而嘗有不備之慮調民夫六十餘萬開鑿臙脂山河道移置五軍都督府六部諸工守俱不敢自專用事必入奏以行繼而有　旨盡集天下諸工技世藝之家役於　京師

至者凡三十二萬二千八十九戶　上請戶役一人使勞逸適均又務照諸司役作繁簡更定班次率三年或二年輪當班次人書籍貫本業名氏各持片楮趣赴於京往來便之無何部事有忤　旨之責即身任之不以及僚屬又　命震直行文書教天下多裁桑棗降　旨授北平道監察御史而蘇州府係焉益釐正百度平反冤滯不剛不茹和平得人常州府民嚴典年八十餘其子有罪繫刑獄物故來愬寃辭連二十餘人乃嘵以患讐相反覆訟終凶之理其人感動拜謝吐實又憫其年老不及其誣愬之罪送大理

寺審原之北平民閻成郭思成陳告盜糧繫累百餘
人袁關壽以犯禁事皆議斬首遷家罪按察司具成
案來直力辨其誣皆得免凡諸赴逮者剖決無稽留
惟恐獄之不虛也二十八年秋八月廣西龍州趙宗
壽襲其叔知州秩不俟　朝命自榷長其地龍州與
安南密邇潛懷異謀　朝廷患之用羣臣議但興師
問罪龍州遣使往諭安南以覘其嚮時左右皆畏入
安南無不股慄者震直挺然奉　命撫諭入其王城
宣布　恩信俾毋相驚猜毋匿逋逃開示利害甚悉
衆莫敢難國王陪臣皆俯伏聽命將還朝王賚黃金

白銀無慮數百兩文幣名香稱是悉却不顧既還汴
道驛騎被擾劉都督不禁家奴為横皆劾奏之廣東
西鹽運為官民病上奏減其半二十九年丙子春二
月奉 命復至廣西於是立法接運以通行鹽州郡
商民至今便之其河渠之不利舟行者併屬焉桂林
興安靈渠屯久圮歷朝興修不底於成比至召縣屬
畨地勢鳩工用計浚源疏流因其故道延袤五十餘
里滇南北二江南江曰漓自蒼梧入於海北江曰湘
由洞庭轉長江達於京師築堤岸治陡閘以陡名者
三十有六脩石渠以便行者通石函以利灌溉傍通

靈川丁秋峽鎮象鼻石峰焚鑿江灘礙舟之石自是往來無虞工不妄舉役不苟作歸奏　太祖喜甚謂戶曹侍郎廻等曰廣西塘隄昔久不成今老嚴成此巨功朕授任得人矣居廣且幾年毋督有司均徭定賦整厘振俗貪婪者咸爲斂跡而錄囚尤稱不濫靖江王府營建久役民煩苦全州不赴工靈渠者五百人悉奏免追逮後里中惡少年因震直久外無所懼與其父皆冒法父在吏子逮未獲將誣人脫巳辭連震直長子宗仁及婿莫瀾刑曹推理事未白長子瘦死　太祖爲罪治獄官特誅惡少年父子而釋

陞三十年丁丑夏四月還自廣西陞都察院右都御
史嘗謂天下之蹈法者猝不可止而獄庭乃民之死
地也風紀之原刑法之重尤盡其心臨事獲昭雪者
居多兩淮民買食鹽先輸米於官而鹽久不及民米
過期不納逋額積至屢年御史分理鹽課唯問來期
乃責官吏曠徵之罪赴逮京師者數百人上奏其故
皆釋之石灰山關卒二十餘人誣服刼盜罪當誅震
直以推讞非實亦皆奏免是年楊靖同任都察院
太祖以前御史屢更而尤委任之忠言讜論多所聽
從每謂其南人北貌厚福未艾顧語左右屢與嘉歎

亦嘗召其三子宗禮等見見後數稱爲佳兒云秋七月以御史李斌贓事覺問罪不及其全家 太祖怒治故出官吏罪初不及震直以身居憲端乃委罪所屬再三叩頭請乃降官監察御史八月復拜工部尚書以舊貫蒞政益加敬慎淹滯不舉者指顧開無不畢集冬十一月重建成均學宮躬覽工緒改造大成殿及門廡閱三月落成凡前後任部職治劇剸煩引繩持衡允迪規制而蒞事精嚴智巧詳審每念起自畎畝遭遇之過未嘗不以盛滿爲懼爰自拜官以至超轉屢任廪祿終控辭升斗無所取雖累立巨功被

詔永蠲丁役循覆謂子孫當竭力以從王事自為御史即不居　賜第還家隘巷賜第且改王曾未三月火焉後適一日還廣西既擢都御史有　命即故地改創俾居之又以大功既成身當退累疏乞致仕隱居湖之西塞山中壬午夏　文廟入正大統被召入見　命往山西宣布朕意馳驛至澤州遘疾卒於公館

聞良輔

聞良輔德清人才行超卓洪武中為監察御史累遷大理少卿出使暹羅國官至廣東按察使

凌賢

凌賢歸安人洪武戊辰浙江鄉試中式任武岡州知州考最陞應天府治中居官剛正不阿無何改知鄭州尋又謫均有隆平候者自荆還薦之曰可當大任宣宗皇帝作招隱歌以徵之入見命補司馬又命掌都察院事僉辭　上嘆曰汝欲學疏廣耶朕遂汝高志御書賜老堂三字褒而遺之

潘長壽

潘長壽長興人恬靜好學洪武中由人材舉任右僉都御史歷南雄潯州知府以廉謹稱

張羽

張羽烏程人讀書一覽不忘爲詩文俊逸典雅洪武初舉明經爲郡學訓導與高啓楊基徐賁齊名歷官翰林待制太常寺丞

陳援

陳援烏程人性廉介博學能文洪武間由長興學訓導遷刑科給事中累官大理寺丞讞獄多所平反嘗陳治平十疏子實翰林編修

王升

王升德清人洪武初坐事繫刑部獄時升子瑱爲平

涼知縣升膂瑱書戒以居官廉潔撫民仁慈報國忠勤處已謙敬買附子川椒經税而後寄來獄吏搜得書以聞　朝廷嘉嘆下詔褒美賚白金百兩絹十匹附子五千枚椒五斤免其所坐復其家

張　翼

張翼歸安人永樂初第進士歷任福建雲南僉事所至不失憲度累官至河南左叅政

楊　復

楊復長興人刻苦問學爲詩文尚奇古日抄唐韻數過得字義之精永樂初浙江鄉試第一登進士拜監

察御史累遷大理寺少卿决獄判案人服其公明

柴　震

柴震烏程人永樂間由給事中累選大理寺少卿廉介有爲緯著能聲

凌安然

凌安然字晏如歸安縣人自少力學尤工書其楷書學晉小篆則師秦李斯早有盛名永樂中以楷書薦入侍書授中書舍人時　成祖銳意文藝安然優游館閣益自勵務欽稱　上意　仁宗在東宮雅知之常令繕書以進令藏於秘府永樂十五年擢升吏科

給事中以恭愼舉其職日侍　上左右有所顧問敷
奏詳明同輩皆推服焉　仁宗卽位陞吏科都給事
中益懋懋不懈人未見其過舉　宣德三年陞右僉
都御史大正庶官以修百度是時持憲者多以賄聞
安然感　上知過確然自守不爲衆所惑思欲稍拯
其弊事不可卽懇懇爲其長言之多見聽從以内艱
去甫去而其長及凡附託者皆得罪矣五年服闋仍
爲右僉都御史　上命安然與翰林侍讀苗衷清理
武職貼黃同力一心罔有漏失有顏鎭撫旣卒當一
人繼乃復以一人冐官三十餘年無覺者安然閱其

實奏能一人又著令凡文武有靖難功而無子者不忍遽絕其祿或以壻或義兒一人繼不得更冒有張指揮者身既以義兒繼矣又欲冒及其子因有所調發託疏辭以疾豫以子代亦十餘年矣亦奏請罷之其臨事周悉不苟皆此類宣德九年卒於官壽五十三

陸矩

陸矩字伊輿浙江歸安縣人父斌任刑部郎中坐事謫戍河間矩因居阜城登宣德癸丑進士授刑部四川司主事正統中陞本司郎中時有錦衣衛官校龐

得歐榮者爲魘魅連坐十數人罪當死矩獨察其冤直之大理寺劾矩議不當當落職御史陳克月論列其事詔羣臣覆按之卒如矩議乃得復職未幾以母喪去服闋改廣東司奉命從刑部尚書金濂征福建至則與副將保定伯梁瑶駐陳山擒賊首鄧伯孫以功陞右僉都御史命鎮守真定等府又以父喪去其民奏乞留之　帝命奔喪還往視事及還乃改命參贊延綏軍務卒於官年四十有八訃聞　帝遣官諭祭仍命有司給舟還喪爲治壙塋蓋出特恩云

閔珪

閔珪字朝瑛浙江湖州府烏程人天順甲申進士選授山東道監察御史屢劾大臣之不法者罷之成化六年擢江西按察司副使丁憂已而起服改廣東進按察使庚嶺介南雄南安間二境爭田不决方會勘時衆忽噉呼爲變或勸珪少避珪不動徐爲處决令下兩境胥悅散去新會民嘯聚山谷爲亂諭以義貸其逋負遂安堵如故二十一年江西南贛盜起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至則舉廉黜貪勸賑薄賦且疏盜賊之作皆巨室是由欲連坐之仍革豪右橫取之弊京官由是多不悅會妖人李孜省得幸因

言珪不勝任左遷廣西按察使弘治初復都御史巡撫畿甸經理儲偫修濬城濠元年進刑部右侍郎三年改左四年陞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番禺瀧水間猺獞相繼爲亂討平之其討古田也都督馬俊及叅政馬鉉敗死時以致敗引咎自劾時議又欲濟師珪謂罪止首惡乃設重購緝之已而賊果自縛以歸又歸功於下安南使臣奏入貢道憑祥龍州輒爲所梗　詔下處分珪曰是亦各有罪焉乃行安南毋得挾私貨行憑祥無得阻貢物二夷爭遂息在兩廣通行塩之地而軍儲以濟立定順長官司而蠻人不爲

變八年進南京刑部尚書尋改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加太子少保因近年問刑比例繁滋奉　旨與刑部芟蕪摘要共若干條上之至今遵行十三年遷刑部尚書珪前後在法司屢治大獄皆會切情法加以仁恕樂工袁林以罪死獄中邏人以刑部郎中丁哲濫致之死也事連御史陳玉下　廷議時以事出中貴相顧莫敢發獨擬如律及吏徐珪以死辯哲寃并下獄深治又執如初竟俱從末減遼東都指揮張天祥襲殺虜有功大理少卿吳一貫當以重罪會天祥死於獄　孝宗大怒親鞫於廷欲置一貫於大辟珪

與都御史戴珊進曰一貫推按不實罪當從　上怒
不解又力諍曰法如是足矣一貫罪止貶官宣撫逮
妖人李道明蔓延百餘人巡撫者欲張大以爲功珪
讞罪止道明餘悉縱免正德初逆瑾用事遂請老
詔加少保乘驛以歸辛未卒壽八十有二贈太保謚
莊懿珪少讀書於廂房之東楹偶徙而西忽驟雨震
霆破其楹及出巡徑深山甫及岸而梁陷殆若有神
相之者少則以韓魏公自期其後敭歷中外焯著勲
烈雍容廊廟不見運動而天下陰受其賜者甚多

張熫

張蕭字孟介浙江歸安人成化丙戌進士歷刑部主事員外郎中擢江西按察司副使時賊寇廣信永豐銀礦蕭命塞之以絕其望寇遂潰散轉貴州按察使奏誅印江豪酋置縣官及遷左布政使與征都清苗寇有功請增貴州解額自蕭始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疏言屬府黎平僻遠而互開軍衛牽制兩省宜令湖廣兵備副使聽節制及剏鎮遠土官置縣官如印江例皆從之蕭剛方鯁直好面折人過動與物忤由是被論劾致仕行之日父老軍夷無慮千數遮留之年七十有六卒於家既卒家無厚產鄉人以此重

之

陳恪

陳恪字克謹浙江湖州府歸安人成化丁未登進士授直隸宿松縣知縣弘治丁巳實授陜西道御史抽分廣積印馬盧鳳等處出按貴州入按順天等府正德丙寅陞江西按察司副使整飭南贛等處兵備遭劉瑾罷歸辛未起復貴州按察司副使提督威清十衛程番五府兵備癸酉以薦陞貴州按察使甲戌冬陞山東右布政使尋遷左布政使時方朝覲吏部奏旌天下官恪爲首乙亥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及

閩廣附嶺諸郡十一年丙子擢大理寺卿戊寅 於
官年僅五十有七性篤實和易而中有確守居官不
矯爲名務盡其職筮仕宿松辟荒蕪得田四百九十
三頃召民墾之得粟二千七百餘石餘悉佃於民以
償虛賦卹逃亡返田宅禁侵凌歸籍者五百餘戶清
湖池歸貧民者一百三十所以凶歉不可無儲廩積
三萬二千有奇以旱潦不可無備修塘堰千五百區
其愛民興事類此撫巡相繼論薦既入內臺察憲度
以慎激揚故巡八桂而遠人安入畿甸而權貴戢其
爲兵備奮武威詰奸宄故贛之長河諸賊聞風而遯

而貴州之績尤著若乖西之叛則戡之而渠魁殄塩倉之亂則綏之而羣醜寧其在江右振大綱清庶務號稱得體時逆濠肆虐鈐制方面恪中有定見不可搖奪凡議夫價賀禮類多忤其意濠怒甚面叱數四且繫其吏恪處之裕如入正大理益厲勤以圖報稱明律例慎允駁人不干以私屬仲夏例有　命以疏獄囚恒晨入以露遂感寒疾篤言諄諄皆公家事不及其私素持清白歷官三十年既沒無所遺僚友助爲之殯斂其居治裝以行公餘燕坐輙披誦不休詠史詩百三十篇以寓風刺其他所爲文尤多率關

倫理若正統論尤雅正可傳

蔣瑤

蔣瑤浙江歸安人自御史陞揚州知府有惠政民祠祀之累官工部侍郎尚書西郊工成加太子少保引年致仕瑤端亮清介貌若恂恂而遇事有不可奪之節守揚州時　武宗南巡至郡嬖倖江彬索賂不與舉所賜銅瓜擊之瑤不爲動已　武宗出漁得巨鯉戲言可值金五百彬請以與守令如數輸值瑤獨脫其簪珥及數縑以進曰臣府庫無自辦此耳　武宗咲而釋之時中貴人傳旨徵求百端悉地方之產瑤

奏其物出某處某物萃某所俱非揚州也　武宗詰曰苧白布亦非揚產乎瑶不得已進苧白布五百疋其剛毅有執如此歸十餘年至是卒年已九十賜祭葬如例贈太子太保謚文靖

施儒

施儒字聘之號西亭歸安人正德戊辰進士時逆瑾竊權凌轢仕紳號正直者多遭斥逐編戍之禍乃託疾歸教授吳門瑾誅之明年為辛未　廷對賜進士選授監察御史巡山海關西自密雲傅馬蘭營至關千里而遥地近北虜為要害屬承平久兵將媮惰而

貂璫怙勢恣意侵牟至則振紀綱料兵食去墨吏部
内肅然請於朝添設兵備副使一員與叅將共事軍
民皆得統一　上從之事竣得代改巡應天會有都
城門卒故出入權貴法當遣戍權貴請之不聽反以
誣奏逮詔獄羅織備至竟無他左驗然卒奪職還里
嘉靖初復起廣東僉事備兵潮惠間潮惠故藪盜治
山峒結巢穴互爲聲勢有司多以招撫宿禍儒至會
劇賊龔栥鳳鍾大總等復相哨聚乃部勒狼目漢達
官軍密授方略分道直抵賊所旬日間勦平之捷聞
賜白金文綺明年平新田冦又明年平桃子園冦遂

請設惠來大捕二縣賊於是無所逃遁潮惠間始不從事於金華焉遷按察副使整飭兵備如故有陳給事者居鄉橫甚數裁抑之陳以言事得罪於新貴人雖罷官竟不次授太常少卿乃誣譏以中之遂落職歸

陸崑

陸崑字如玉湖州歸安人姙七月稟受甚弱比長氣宇清瑩疆直過人爲諸生篤志儒業不間寒暑及父母偕亡毁瘠骨立悲感里閈時三弟年並少家亦就圮與其配童孺人竭力拮据撫育諸弟咸令就學比

弱冠皆與授室遂偕李嵩鄉會同登授清豐縣知縣力行所學劾諸政理鸞鳳柔良鷹鸇暴悍各稱其施三年考績監司交薦至歷璽書有愷悌臨民清嚴律已之褒已而擢南京監察御史適 孝皇下詔求言遂條陳十有二事皆關切時政不詭於經多見采納正德丁卯間逆瑾恣橫流毒縉紳上疏列其奸狀逮下詔獄得釋未幾追理前事復就逮加杖放歸田里

蔺商臣

蔺商臣字希尹號南若長與人以正德庚午舉於鄉嘉靖癸未登進士時甘泉湛先生在 朝倡明斯道

爲學者所宗往付教席毅然有希聖之志甲申授大
理右評事會言事諸臣多繫　詔獄下大理讞奏商
岸自念曰國是固非小臣所敢知若評刑則吾職也
默默苟祿其將謂何於是上疏論救剴切忤　旨謫
常州靖江丞比至靖江持廉秉公察舉民瘼散白蓮
之妖黨建久廢之學宮清理徭賦表揚貞烈風蒸蒸
動他邑丁亥春量移德安府推官應山有鉅姓被誣
大辟者　便張覷閱其枉也而寬之撫臺與張有夙
憾駁　發訊必欲反中焉商臣據法論報逆其怒弗
恤也時又有龔友昌者亦被誣久獄一訊得其情竟

從未滅郡中稱爲神明己丑冬陞河南按察僉事分
司汝上條章振飭風裁凜然永寧巨寇董氏嘯衆爲
亂地方洶洶率兵討平之捷聞璽書嘉勞伊府莊王
無嗣濟源王入繼以宿忿霆殺其妃及其戚屬四人
當事者右之傅從輕比究久不雪廉得其狀悉論如
法奏上報可其他搜剔吏弊屏斥貪汚搏擊豪强平
反究獄寬恤里甲撫處流民均撥京操興舉社學諸
政皆鑿鑿可紀撫按交章論薦聲聞日奕奕起矣先
是大梁諸郡縣以虛稅丈量册籍已定而朝貴顧以
增糧爲已累奏議毀之部檄至力持不可且請當違

制之弊於是冊竟不毀又河南諸宦家類出錢以貿
田土及期不能償則遂占業恒收其入而負民代輸
租庸率多逃逋下令嚴禁若干毋得當者輒勒還之
臨潁有杜黃門者與同邑趙僉事等緣仇殺三人時
方署總憲杜趙皆來謁乃令閽者却弗納而杜之兄
將爲通政叅議數致書弗聽立捕治之徒有首豪民
播敖竊羣盜驗實論死詞連鄉宦黃彬彬見以危言
相傾脅怒即折辱之以故諸權貴銜次骨騰蜚謗於
朝乙未春竟以考察論罷時已轉四川左叅議矣會
衆論譁不平科道兩會疏論救而給事中薛宗鎧㞋

賢沈謚御史戴銑各上疏申救之一不爲意歸而明
農課子與郡中諸老結觀山之社倡酬爲樂聚羣從
子姓考德校藝訓廸甚嚴佳時令節輒合燕以敦雍
睦暇則高臥一小樓不下或泛扁舟之别墅觴咏自
適意泊如也

唐樞

唐樞卽一菴先生湖州府歸安縣人自少有志於理
學嘉靖丙戌會魁筮仕刑部主事以忠勤勿欺自勵
服官半載讞獄者三必求情罪允當以疏論李福達
事忤　旨罷職歸益奮詣聖賢之學學以討眞心爲

宗從學者甚衆監司直指及郡縣㣲式其廬而請益
爲剏一菴書院於郡城門墻益廣許司馬孚遠錢武
選鎮諸公皆出其門所陶鑄材賢不可指計極旣見
地高深而飭躬實踐一言必有著落一介不苟尤留
心經濟之略身歷各省險遠至川廣黔滇以及九邊
躡屐茹草以游一生澹泊七十三而易簀匡牀竹籠
而外無長物翛然而逝所著有木鍾臺集三百卷續
集一百卷行於世没之歲浙學憲滕伯輪廵按蕭廪
皆爲文致祭檄祠學宫又卽其講堂爲專祠郡縣春
秋祀之以爲常

臧應奎

臧應奎字賢徵湖州人正德丁丑進士授南兵部車駕司時中官以進貢索多船利私載力爲裁抑校卒譁焉叱左右執之乃遁去豪有力者謀造艘之利以糜金害民出身拒而沮之其剛正類此丁内艱起補禮部郎中嘉靖初以爭大禮跪門哀慟賜廷杖而應奎竟死於杖下臨絕其從父太學生志觀往視之索筆書云不當與弟應璧異居書罷而逝一時聞見者莫不痛惜于百身之莫贖云

尉如霖

閔如霖字師望烏程人莊懿從孫嘉靖壬辰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尋轉諭德奉 勑纂修會典纔掌國子監嚴身率物不務苛細六館之士至今德之壬子以禮部侍郎兼學士主教庶吉士尋改吏部掌詹事府丙辰陞南京禮部尚書如霖寬大宏博三典文衡一主武舉較閱精審咸稱得人歷官清華應制敏捷心虛神朗遇事能斷贈太子少保

駱文盛

駱文盛字質甫號兩溪浙之武康人也中嘉靖乙未進士選翰林吉士為編修官時年已四十矣一時同

館之士多重其文無何乞病還期滿不赴有移書藝之起者終謝不起溪居惟詩酒自娛而已其用意深遠蓋有托而逃者蔡白石稱其詩冲澹爾雅摛詞整秀出唐孟貞曜之上孫文恪稱其爲文簡古多思尤深於詩槩切冲雅似唐人聲調有遺稿十二卷雜談二卷

沈應龍

沈應龍字翔卿烏程人也自幼頴敏嘉靖甲午以春秋舉於鄉乙未登進士授刑部主事時稱不冤繼遷郎中奉　命湖廣慮囚夜閱獄案日親引訊委曲求

詢究疑並得減釋繼為四川副使當白草番之亂陷
兵失地朝旨切責撫總重臣撫勦之議未定乃極言
撫之無益徒損國威不若專意征勦期一大創可保
數十年無事卒成擒馘斬級之功及叅廣東藩政有
事安南不止督餉之勞而留心邊圉期圖綏靖叅謀
指畫卒誅范子儀等安揷莫正中定莫法瀷之位迄
今有遺烈焉繼而崖萬黎叛方事征勦預議處置久
安事宜上言崖萬與瓊相去數百里止一兵備不足
以辦昔年黎叛增設叅將事定復裁合添設叅將於
崖州叅議於萬州專任責成協力共濟地方賴以寧

靖壬子推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以其久任東藩屢
有成效即屬以封疆重寄時值濟兖萊青比年大歉
講修荒政全活八十餘萬人東土之民設祠以祀又
運河淤塞議開新河疏言新河首尾二百餘里高下
既懸雖嘗置閘無水可蓄大加開濬豈惟財力不給
卒亦無益於運不若次第修築因其勢而利導之隨
所轄多少而程其功費力省而功倍卒如其議以行
而運道復故河南師尚詔攻陷州縣恐其流而東也
即嚴兵於黃河沿帶以待而運謀設計屢以撓之寇
即退避邳泰單縣流賊嘯聚爲害 命將出師一鼓

成搶齊曾得以無虞倭寇告急朝廷加意海防登州故有備倭兵船後既逃亡船亦遞減上言防海必資於船禦寇必資於兵宜復國初舊制 上嘉納之皆如議行而傍海州郡得以休息甲寅轉南京刑部右侍郎會言官論劾罷歸杜門養重偶一日中風而卒年纔五十有六天性孝友居官盡職身佩印勑一行取裁咄嗟而辦卒無失事在山東葺河南書院修胡可泉前政每退食惟繙閱書史宦裝出入惟圖書數卷而已所著有恤刑錄平番議安南議撫黎議山東奏議及詩文集藏於家

施峻

施峻字平叔歸安人也自幼崟嵜遇事敢任祖龔爲豪侵以諸生而力復之比舉於鄉卒業南雍有鄒夢鶴詿誤當司以其父總制三邊故置於法後莫敢出峻每痛其莫之反也比乙未成進士授南京刑部廣西司主事遷至郎中曉暢典刑剛毅自持人莫敢撓京兆參軍鄧鶚托城社爲奸官不敢問竟致于法其於鄒夢鶴則復平反之既不畏強禦又不避嫌如此凡議有不合即欲投劾去上官第陽聽之而峻已浩然長往平生性愛聲詩每謂詩至唐亦千古之艮也

至於明典則固失之千里乃間有為之亦惟資之所近焉耳其於格調體裁邈哉未之講在僚輩間儼然以詩自重或不中程度直以意彈射之復不能容人短長每面折而多不堪其出青州蓋麾之矣不至顛擠憾未釋也乞疏以歸不與公事里中人與之往返莫不憚其莊城居樓如斗典籍甚具署之曰甲秀非莫逆不與登每引詞客對酒多與逢掖隱淪亢禮引上座初肅入戸輒手所作而揖曰幸為不佞彈射客有請者亦然彈射訖乃飲或自歌其詩而輒酣呼愉快也葢庶幾乎嵇阮之風矣嘗有絜之者言其不滿

六尺而每笑曰吾其不杖於鄉乎生平無他病病而强半爲酲耳卒於辛酉夏五月之閏有璉川集行於世

陳良謨

陳良謨字中夫號棟塘湖州人嘉靖壬辰舉進士八年而始得工部主事已改刑部復乞南爲祠部遷車駕員外郎爲刑部郎再改儀部徘徊郎署者十年而始得叅議湖省再遷副臬事滿考叅政貴省以道遠多瘴不欲傷親遺慨然致其仕歸僅五十七歲耳家食三之二御史先後尉薦亡慮數四而無尺字走燕

中竟老弗起也初分司淮閘嗇洩啓閉以時郎尊官
巨瑺母得越糧艘糧艘畢客舫以次魚貫進不爲苛
峻以待遠邑壩夫來受役者八百人所募倩而猾卒
持至十金不止盡革之第徵人二金留郡庫大約人
省可八金而三歲獲四千六百金之羨以備河小暇
輒召諸生講說經義貧則爲繼膏油諸生多顯重者
爲刑部而王勇者挾戚畹張甚嘗道捽潘御史會以
訟事入部戟手語侵尚書尚書第唯唯遣出而中恚
甚艮謨設法捕得之窮治姦狀論如律叅議時督太
和山銖兩不私出其饒者俾佐州民役州爲稍蘇副

時所平反疑獄若而人所縱舍株累若而人至於
纖貪墨抑豪右偘偘持法闒部肅然漕河柳棧利歲
千緡泉夫曠役亦千緡太和山佃入亦可千緡香金
稱之前後悉以歸官中貴人守太和于誕日袖數百
金及他珍物爲壽怒欲劾治之急麾出長跽謝過乃
已歸而吾槖蕭條山田百畝自甘藜藿泊如也有巨
商介其書爲沈侍御居間始心許之徐出千金爲壽
遽入内竟日不復出湖俗士大夫以財相高柎見則
曰不敢及利雖窘無擔石儲然姻黨宗族有待而舉
火者已所恩施人輒忘之人所恩施即一飯弗忘也

十歲而能歌詩於書鮮所不讀所著有天目山房存稿山房摘稿和陶小稿見聞紀訓弦韋籙要族譜數十卷藏於家

唐海

唐海歸安人廉抱迥立服矩矱以守晨寒雖權要不少借戶部曹歷守郡二十年家無所積於未仕郡民祠之

吳維嶽

吳維嶽字峻伯孝豐人弱冠以禮魁浙嘉靖戊戌登進士授江陰令轉刑部主事同考會試所舉得名士

歷山東提學副使齊魯之士蔚焉改觀陞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平巨酋諸夷畏服尋改南遂歸徽家世稱雄顧折節恭儉性直諒尚氣節好古篤學爲時所稱所著有詩若干卷

茅坤

茅坤字順甫歸安人嘉靖戊戌進士時　肅皇帝方崇時祠執政羅天下文士以供祝釐意屬坤坤毅然吾何能辱三寸管作相君私人耶執政銜之謁選得青陽令青陽俗嚚而善訟乃錄諸上官所下訟牒百餘上其誣狀一切罷遣已按收其邑之豪而黠者數

人民以加額甫兩月丁父艱歸母亦繼歿服除補丹徒令時江南旱饑穀價翔踴捐庫金五千兩并[illegible][illegible]民出貲收糴于稔鄉歸而出糶踴者立平又於漕征之外請折折折於上供無損而得留諸漕粟以賑貧民且省耗費三之二也已召爲儀部郎謫判廣平遷南駕部無何僉憲廣西廣西猺獞錯居而府江部稱最險古田夷巢鬼子等砦若鷙甚時出剽陽朔殺其令朝議大征督府應公檟聞其才檄署府江道屬以兵事坤策之曰大征非兵十萬不可倘稱之今檄徵諸路猝不可集而賊已走險爲備矣計莫若鵰勦若鵰之

搏兎然伏於無形倏入而殱其魁他部落必惴而謀
自完此便計也應公曰善於是簡部兵五千人第爲
上中下而差其餼時時椎牛饗士團射角技四出遠
獵以爲常賊玩而懈而我兵爭願一戰於是復募死
士携善繪者以橐筆潛圖其山川聚沙指畫賊巳在
目中矣乃分頭部兵爲七道度道里遠近先發約同
同日抵鬼子砦而所過道輒幟而榜曰軍門進十萬
兵討其砦之殺陽𡵨令者他砦毋動動則移兵先滅
之我師實不過五千諸夷見旗幟彌山谷且怵于榜
皆蟻伏無敢動連破十七砦擒斬百五十人是日坐

府江帳中令曰捷音至即鳴鼓左右皆愕視佯應曰
若少選而報鬼子砦捷者三矣葢坤以鵰勦行大征
之法密定期會不爽晷刻而左右固不識也癸丑遷
大名兵備副使倣古偏箱車法作車五百兩以禦虜
衝嘗提兵倒馬關密布營壘井井有條而部使者摘
細事奪其官以歸坤於書無所不讀於文特嗜班馬
歐蘇人爲詮次品藻所著白華樓稿玉芝山房稿耄
年稿雄渾浩蕩不爭奇于字句而自成鉅觀平生所
當升沉訾譽及一切文字應酬無虛日似皆足以損
神滑和然其真愈完而跡上壽以終棲遲於茗霅上

者垂五十年先進林泉之樂未有如是其久者也

吳一儒

吳一儒字望曾號小陵歸安人父貧甚朝夕不能支一儒從里中授章句籍升斗之需膳其父母生平不敢纖毫私蓄以傷親心間嘗以細故受譴于父輒號泣跪而請之必欲得其歡心而後敢退父嘗以事忤邑長吏箠楚幾危將論之戍矣力不能捍立公門外慟哭累晝夜邑長聞之憮然曰人有孝行若此而可重困乃翁哉立釋之而且折節與交遂爲知巳以嘉靖庚戌第進士授官刑曹推鞫平反民以不冤戊午

省獄蜀中蜀土瘠民貧迫于饑寒以米鹽畜牧零星
受重辟者踵接盡心讞鞫疏其狀以請全活甚衆還
京出守大平南北之馳傳而過與勲戚勢人之蜒引
而窟據者並爲百姓苦曲爲拊循痛損廚傳供帳之
具及裁抑勢家請謁憑陵之私遇歲祲多方賑濟未
幾復旱縞衣素食徒步請禱如是者旬餘積勞成瘁
而病作矣病且亟猶强起視事諸父老悉詣神祠願
以身代而病則日劇不可起既没郡之民攀號而送
于江之滸者殆以萬計按撫監司以下並賻而奠之
久之檄其治行而曰潔已愛民而齋志以没致身殉

國而歆痛云下士類何所儀刑小民如喪考妣特祠之名宦焉

徐中行

徐中行字子與湖州長興人也嘉靖庚戌成進士爲北部郎時李于鱗王元美方力爲古詩文自振子與至則大悅而嶺南梁公實廣陵宗子相武昌吳明卿皆先後締交懽益甚諸君子既刻畀相責課務在絕他遊好一意行其說卽流輩有時名者視之蔑如也子與居其間最爲樂易以是其文益奇進而側目者日益衆相嵩者貪而忮亦自負能詩謂諸郎皆輕薄

了敢出乃公上相繼外補或斥逐子與得汀州守子與守汀州有善政未幾以憂歸服闋再補汝寧政益善而會六載大察竟用郎蜚語謫初子與爲郎時好賓客喜施與多貸里中富人金久之未能償其兩郡所入租俸輒隨手盡家居賓客日益進貲日益竭邑邑無以爲懽客勸之謁選貧不能上元羨爲具百金裝乃出補鹽官稍遷瑞州倅時相嵩敗諸忌者稍稍解而子與以愛人長者人最憐之會復丁母憂即喪超爲山東按察僉事爲若弗鬧也者子與終喪乃得用新秩治楚爲滇少叅以入賀爲閩觀察使以述職

元兩至京師諸公卿慕之者日造其門及諸遊客詞
人戶外屨常滿子與人與爲權造請尺牘恒窮日夜
以故名益盛而諸公皆以爲用子與晚稍遷江西右
方伯居一年所胥爲左人謂旦暮大用竟以疾卒初
朝儀汰諸藩臬弗任者其左以壯齒去而子與顧來
代之感　上恩益自力諸錢穀案牘皆手自關署紙
落如飛會　宗藩有構者訐諸陰事於　朝竟法坐
削者衆子與心憐之爲得閒從末減業就草病作不
能語一夕卒子與好飲酒賦性亢爽不喜道人過人
有相負者衆爲切齒子與恬不甚怒久益忘之遇事

有不可意者未嘗見辭色客醉之以酒辭挑之始伉很爲怒態作數不平語已復陶然醒而冰釋矣其薦士汲汲恒恐弗及揚之多過其量貧士有所請數不休度力不能猶强應之曰奈何令客有慚色所至愛護其屬吏不啻若子弟卒之日海内知與不知咸歎曰奈何令伯道以無兒死門生故吏經紀而泣送者不可勝數僚友賻斂無不人人破例爲厚者檢其遺橐蕭然圖書而已所負子錢籍諸賻遺僅僅足償仕宦垂三十年至方岳家不留一錢所著有青蘿館詩集後又有天目山全集梓行

潘季馴

潘季馴字時良號印川烏程人嘉靖庚戌進士授九江府推官出冤民劉雲四之死建議令瑞昌鄱費皆仰于縣官不煩百姓民大德之徵爲御史三殿災奉

勅稽查大木日覆内官監遺籍可得也果得萬木於荷池中巡按廣東山西破海寇及平寧州盜皆先討擒其黨魁功最著九載遷大理寺丞歷少卿擢理河道右僉都御史會河决沛縣之飛雲橋穀亭沙河境山一帶河渠盡塞乃于三沽故道濬渠築堤躬行督相不三旬而告成庚午河南徙决睢寧潴其六百

五十里皆豬為平野復以故節來涖事而廢址盡復
其所濬築深廣尺倍於故河而費半之出官民之舟
於積淤者以萬數功垂成而持議與勘河給事左坐
浮議能去既去而黃決崔鎮以北淮決高堰以東清
桃塞海口湮而淮揚高寶諸郡邑幾為巨浸于是復
起田間再董河道塞崔鎮堤歸仁而黃水悉歸故河
築高堰黃浦而淮水復出清口會黃東入於海而海
口遂闢築遙堤以為外護植以柳榆前後幾二十年
郵車所至更數千里與役夫雜處畚鍤葦蕭間沐風
雨裹霜露髮白面黧而後兩河合軌數萬艘轉漕亡

濱緣河之民始獲安有室廬丘壠焉藎壯于河
河病于河乞骸之日猶奉　旨興疾行部又手疏八
事以歸歸以疾革尚喃喃河防不去口云

沈子木

沈子木字汝楠歸安人嘉靖己未進士知當塗縣會
景王之國道經采石所需不貲從閹橫索郡守將箕
斂于閭右以充供億裂眦爭之已謂長史曰王而體
天子意者必軫恤吾民不使擾擾民定非王意有
私索者請奉三尺治之長史以啓王曰賢令也供張
不乏久留此何爲即命揚帆以去擢虞衡主事領盈

甲廠廠有中貴主之物料半侵牟戎器具數而已乃召工匠嚴諭之曰若曹不覩庚戌事耶虜酋入寇甲兵不繕主者皆獲罪若何玩愒乃親視器必期精好不中程者輒毁弃令重治之中貴鉗口莫敢吐氣癸亥虜果猝至通州禁軍出禦敵戈矛弓矢之屬分給至十三萬有奇皆堅利可用大司空雷公禮大嘆賞曰人人如此何職不舉遷都水員外郎中出知建昌府倣古循吏跡不尚威嚴郡有羅憲副汝芳講性命學數駐車與談名理進諸生課經術月旦其文秕咸翔厲于聲實焉前此有洞夷警郡募健兒爲備多江

北人久之議撤奉令者失調護諸健兒呼噪不散馳
單車往諭之曰汝誠不畏死耶勁兵在近壞撲滅汝
如踏螻蟻耳汝作數百横死鬼痛矣今為汝請九十
日糧供衣屨之資以行脫介冑返故土不亦善乎皆
感泣涕下曰公實生我遂羅拜去擢廣西副使備兵
右江柳州懐遠縣寄萬山中四面皆猺縣令寓郡城
遥領之時令馬希武欲議城焉曰此示之疑也猺將
生心而按臣王其議城未半諸猺大譟而殺馬令
上震怒命急勦之故事士兵十月出師二月罷歸田
作檄至巳正月束裝待歸復驅之遠征巳懐怨望會

大雪沒歷行者不勝苦各鳥獸散賊且乘間鬨起衆議棄融縣還曰此引寇自逼也吾一退諸屬邑如破竹矣密期總兵平蠻將軍李公錫督指揮黃鸞率浙兵三千直趣長安鎮扼其隘口賊怖不敢出乃徐調諸營兵六千土兵三萬分道進勦遂連破七十餘砦斬首三千餘級獲故懷遠縣印戮其酋事聞　賜白金文綺進右叅政仍領右江未幾廣東征羅旁復督戰窮其穴拓地千里擢按察使丁母憂歸服除補湖廣按察使會　詔下籍江陵家并以遼庶人罪廢欽歸獄江陵乃奏記諸當道曰遼庶惡自宜滅國非故

排以私憾傾之也故相破家非枉然不可執此仲遜
誅遂寢晉右布政壽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晉宗
多不法賜曲有三四蠶霆者爲之魁略民間子女奪
財產不服者至用火炙蝎螫等毒刑刼之以狀聞於
上置之法惡宗歛跡撫晉三年綏輯朴戒浚削植
羸困抑豪猾敦節儉下吏肅然其飭邊備則修障殖
穀明賞申約復屯政通鹽利清尺籍作士氣除戎器
事事覈實制府上其功賜金綺者三入爲兵部侍郎
丁父憂歸再起南京都御史疏疾以歸月與親知置
酒爲樂康強不衰已酉卒得年八十有二

許孚遠

許孚遠字孟中德清人也少負不羣志中鄉舉即從歸安唐一菴先生講聖賢之學登嘉靖壬戌進士十月授南虞衡主事督龍江關兼管河道皆有廉明聲商舟過瓜儀舊令宜載瓶入都胥人緣倍困之乃下令計舟大小爲額商人悅焉運舟入閘例輸米五石名曰纜價欲革之不可則止收一石得米四千石以千石築堰千石賑貧餘二千石建倉貯之備不虞遷近頌者藉藉四十四年調南考功在南都三年盛講學明年調北稽勳適文選郎中胡汝桂方錚錚自附

講學每引之欵語諸寮詫其事以爲必議流品各遣人竊聽無所得則爭問之答以實不信於是滿署側目而一二同年銜之尤深會莊肅卒蒲州楊襄毅來襄毅雅不喜講學又與胡選君不合故事銓部調司多以入署月日爲次前俸不論而遠則已滿一考適考功主事鈌胡公以俸欲超遠襄毅不允止調驗封隆慶改元大計吏京官黜者科甲共四十一人而浙人幾半遠有後言楊公聞之不喜因移病歸從三年新鄭高文襄起筦吏部以與華亭有隙痛抑講學者起考功主事卽推廣東僉事時廣有倭警而大盜李

茂許俊美復張敫海上助為聲勢遠發十策大約以水陸夾攻為要領即身率二軍薄賊壘一軍軍石城又一軍軍烏嶼兩魁大懼因遣使諭之即乞降且願縛倭自效適遊擊希功將掩降者覆之茂俊美復逃去二方皆驚遠見事急即身航海抵賊舟示以肝膈曰必活汝賊衆掩泣羅拜遂獻所擒倭黨七十餘人又建善後十二議迄安堵報上 詔賜金旋移閩臬會新鄭罷復內察謫兩淮運司判官以掌考功者乃琅陵即前同年友銜之深者也遠歸意將遂終隱往見一巷先生請焉先生曰我二十九建言歸今七十

門矣此四十六年中未嘗一日忘起也惟枉已則不可耳今汝雖暫挫然前途自平坦但踏實地行何害異日追悔晚矣乃遂之官萬曆二年擢南太僕丞明年遷南文選郎中又明年請告歸遂丁內艱服闋補車駕郎中是時江陵當軸前考功乃其門人方佐都察院益用事揚人如掖推人如擲天下從風而靡遠由然自如亦不存舊吏部意嘗謁江陵問及馬政遂慨然條議大約謂富戶養馬差重負累苦然不堪戰徒毛色佳耳不若收其直可買三戰馬又京營騎隊踰萬匹厚給芻豆止取偃息飽足猾問之若何衝陷

如燕人語卅且豪貴占役者多畀音可裁夫銖銖民血何為守膠柱炎炙轂因陳便宜四欵初江陵亦漫爾致詰不謂其響應無窮如此深心契焉一時談者盛傳之吏部歲時有公會凡舊新任者咸在一日偶會遠不在王夷陵出其手簡與衆觀之大都王欲自歛其德謂忌者欲處遠以府若試守關學居間或可免而遠拒之甚方且仍作昆弟語衆咸愕相視無何建昌之命下矣為守惟廉謹尤以敦教化為務大約如黄潁川韓馮翊規模不廢講學十一年入覲抵京掌選以其俸甫及二年未敢破例會鄒給事元標特

疏薦之明年遂遷陝西提學副使以身範訓士動校
肅然三年擢應天府丞先是高淳有窪田直當塗水
下流得隄乃可耕而隄址在當塗大姓靳之兩界民
至鬨相殺歷數十年訟莫決適章君嘉禎知當塗縣
素與契因其平心讞解之訟息而隄成又疏請發帑
金萬五千令可隄者咸隄之饒獲者數千家會都御
史李材以滇事被逮遠投揭諸司申救然亦止冀免
其死耳而南道其遂劾之　詔降二級調外歸數月
獲送考封公終後三年起廣東僉事轉廣西副使尋
擢右通政晉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時倭擾朝鮮淚

傳乞封本兵議許之衆論不然方紛紜未定然其端原自閩發之遠至福建密募死士往彼國偵焉簡營兵請帑金六十萬貯以備猝警無事不用裁行都司各府巡司清海地課諸雜税不關司農者悉并入税局由是餉漸充而民所供顧減已而偵者來悉得彼詭謀并諸島酋相讐狀疏聞於朝謂發兵擊之爲上策禦之中策不可輕與封本兵至膠執見之亦悚然至親見司禮道其實謂卽切責其數語罷封貢矣善後奸人惑之乃復搖動卒之倭患得息者用其中策也又念嘉靖中倭亂本由嚴海禁者激成之今禁

故在也而不甚嚴闌出入者往往皆是且人懷一篆符至急時乃出之或公然爲盜今欲嚴之難莫若開其禁皆官給帖以往令爲官商私出者罪無赦庶幾法得行而海患弭　詔允之閩人便焉饑民煽亂刼會城諸司避匿遠開門待之陰受方略捕治數十人遂定及獄上有司株連甚多悉宥之止罪渠魁三人而已呂宋者海南小國也素與我通商人掠其貨反指爲賊遠曰是我商不直彼何罪上疏赦其國罪商人海外感德焉有府同知甚貪遠廉得劾之以疏會按院其人按院鄉里也遂大忤因條議閩中事假他

節使之不為意朝議兩是之然其禍萌於此矣在閩
二年擢南大理卿尋晉南兵右侍郎是時倭未平遠
既佐留樞仍募閩人往探又贊尚書料理諸兵事當
事者以其熟倭情改北兵左然在南都以閑曹又盛
講學與禮部楊起元俱以部堂為領袖持論不同傍
觀者頗起口語又昔按閩者適官南都二十三年外
計已謀以胃濫中之至是復借講學造端遂不可解
遠抵清源聞之以病乞　詔不允比白簡上復　特
賜留然遠意在必歸矣五請得　允歸家不殖生產
孜孜惟以講學為務生平質直無藻飾之委曲事至

立斷身所行如所講常以身驗學遇人無厚薄戶吐
誠磊落可喜三十二年七月卒　詔予祭葬贈南工
部尚書錄一子入國學

沈節甫

沈節甫字以安號鏡宇烏程人嘉靖壬戌進士授禮
部主事曹部簡閉戶讀書考覽本朝故實與同舍郎
有志節者以道德勵業相砥礪歷員外郎中節甫既
以清執著聲又數練閱曹有疑禮咸取衷焉二部務
者先後深相倚汪最後新鄭高公時自貴倨會以事
詰責兩主政甚厲曰上下之交有禮何至是輒令椽

史以故事白且曰沈郎中云新鄭不能奪也而時多
玄撰又有旨建祠禁地令黃冠祝釐曰無寧茲臥榻
側而令羽人闌出入非　祖宗防微至意皆持不可
新鄭懼以失　上指恚甚移疾避之時已推丞光祿
不顧竟歸歸而喪其母服方除即家拜光祿丞赴召
則新鄭以首揆攝冢宰益貴倨諸附麗者益踰檢柙
曰嘻甚矣復移疾避之又二年新鄭去明年始出補
尚寶丞則江陵爲政于時多用鷙猛士或軟熟就牢
籠者而節甫質木疆項三歲始量移本司少卿旋轉
于南蓋自初爲郎秩六品至是十九年始進一階云

歲丁丑有奪情事公卿臺省同聲貢諛嘆曰三綱淪矣何以仕爲後江陵母入京取道秣陵送迎傾都邑獨節甫一人不出時年僅四十七耳竟疏致仕歸壬午江陵卒詔起南京通政司右參議巳丑擢貳奉常尋擢南光祿卿再擢南太常有薦新疏謂國初本取諸畿內遠取則非新且徒耗郵傳飽中人橐耳宜改泒比不報巳陞太常卿刑部右侍郎俱南京一切附法簡訊執斷不嬈熱審所平反稱允有大獄連勳戚者部寺無能決片語遂定召爲工部左侍郎視部篆首奏言節愼庫見貯金錢九十萬有奇而歲出溢于

所入者且十五萬更數年盡矣可爲寒心請一切止
傳造俾徵解稍數帑藏不空語甚切至　上爲心動
而中貴目攝之顧取屢旨數月一傳奉節甫輙持之
　上亦輒不報乃引祖訓一欵凡內官內使傳旨各
該衙門具本覆奏再得旨然後施行則覆奏而未奉
旨其不可行明矣亦竟不報然亦竟以此持不行迤
邐年餘　上竟爲裁省諸奇巧難成者葢五上而後
得旨雖未盡如部擬而節省亦不貲云在事年餘諤
諤守功令上下無援而獨以身障狂瀾摩切𢘆關
持　人主左右雖幸明聖優容然亦艱貞以厲矣甲

午以父憂去　上特賜祭葬又令其子滙以宮諭侍行巹異數云居喪簡出足跡不窺城市以終其身論者謂其爲朝市中隱淪豪傑中處子所著有代庖公案由醇錄行于世得壽六十有九訃聞贈都察院右都御史予祭葬子淙舉萬曆乙酉省試子滙子演仝登壬辰進士滙選庶吉士官大學士參贊閣務演辛卯鄉試第一官布政使

茅國縉

茅國縉字薦卿歸安人鹿門茅公坤仲子也成萬曆甲戌進士令章丘至則進父老于庭訊所疾苦咸言

邑徭賦雜紛吏鉤派析亂干是按地之有無沃瘠差次戶上下而賦與役繁簡輕重因之給由帖定欵目除大戶不復用重役一切斷以官募獨漕糧與派徵別爲一則里正斂之官任轉輸汰冗食于官者二千人費踰數萬值大旱請蠲存留金三千易漕粟萬六千石賑之歲有秋亟貯粟二萬石已復旱再出二千餘金以其粟佐之日用所需取之家尺組寸帛不以煩民商不知有官而摘奸伏如神訟者畏而退久之庭虛無人手一編唔伊而已民家兒貧而慧者衣食之令就塾諸生貧婚葬不舉者助之金粟庚七十以

上與帛八十以上加等孝子悌弟貞夫節婦生予粟
表其閭歿予棺歛表其墓五年以高第徵章丘傾國
泣送貌像而生祠之拜御史首薦海内名臣某某不
宜投丘壑又請豫教太子而李中丞材坐事逮獄許
司馬貽書救之某御史以聞左遷許官二等上疏爭
之力言傷激直謫浙川令歲祲流民嚮聚剽略爲轉
穀以賑治糜以餔建倉三十七區儲粟萬二千石教
民生産作業農桑繫畜悉有法則民不虞饑凡二年
不以遷客自傲傳舍其官自廢具輿邑爲望國諸郡
邑若上官以荒政若大計關次無不引繩墨切事情

政辨籍甚擢南京工部郎浙川人泣留如章丘祀之名宦以乞養告歸三年再除南京工部有詔取器用屛障諸不急物奄人昂其直以一爲十精心籌筭不得過溢孝陵燈千六百金削爲三十六金他類是節慎庫儲貯七十萬今僅存五萬出入多寡相懸絕而傳造玩好費亦十餘萬乃上疏極言天地生財國家歲入止有此數今市珠寶至二千四百餘萬太倉若掃而礦稅進獻則大庾之下付宦豎之手竭膏脂取之以府怨而很戾視之將以遺何人計甚左也縷縷幾萬言語甚切直疏上不報已遷郎中覘夏鎮河時

洳河初成水淺易涸口隘難旋建三閘汪水鑿巨石而深廣之閉滿家閘築微山湖堤堤工甫就俄旱禱于神泉湧出萬艘無留行生平不信佛曰人生死如水聚而盈散而涸佛從何修輪廻從何轉令浙川有道人贈之詩曰名震三吳地官終古豫州偶與客飲誦秋風一夜起客散孟嘗門之句客訝之一日詔其子吾將以閏六月十三日逝無讀非聖之書無行不義之事是所望汝問疾得無苦耶曰否但氣散不自持耳遂瞑鎭人相哭失聲章丘浙川聞訃聚哭于祠下所删評漢晉南北史與所著蔌園詩草藏于家

陸澄

陸澄字元靜歸安人始謁文成於留都月一至已益親後請掃廈下之堂而旦暮侍焉性故豪邁後日雍默自持慊慊自以爲不足也其記文成語首云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功夫說閑話管閑事葢其篤也已欲屏絕文字專於學文成曰此恐志不堅定爲世習所撓之故而云然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雖日談道德仁義亦直功利之事況子史詩文之類乎願一

洗俗見還復初志當釋然融解矣其後以多病從事於養生文成曰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謹不覩恐懼不聞而專制志於是則仙家所謂神住氣住亦在其中矣堯舜湯文周孔其萬物一體之心當無所不至苟可以長生久視者亦何惜以示人如老子彭籛之徒乃其禀賦實然非可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長春皆彼學中祖述以爲師者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亦必有所指矣元靜但嘗遺棄聲名清心寡慾一意聖賢不當輕信異道弊精神靡歲月爲也　文成於澄最屬意謂曰仁沒吾道益孤

致聖元靜者不淺涇執父喪毁失明矯溯俗於禮文
成爲表其父墓仕至尚書郎

凌 震

凌震字時東號練溪烏程人由歲貢授黔陽縣學訓
導中丞鐵橋黄公督學少華許公重其學行到官月
餘即命提督寶山書院選拔名彥俾受學焉入院嚴
立科條開陳啓迪一時士習改觀未幾遂請老以歸
歸即掃跡城府杜門自養圖書數卷疊不倦興到
獨步林壑尋芳討勝風度悠然清修之範近世罕聞
與劉清惠孫大初爲一時名交卒于嘉靖乙未春壽

六十五生而穎異有俊才博綜羣籍曉析百家善古文尤長於詩所著有練溪集行世

張永明

張永明字鍾誠烏程縣人進士令蕪湖縣當孔道使客廚傳日不暇給民罷于送迎至則首爲裁節歲祲大發儲積賑貸之全活甚衆　章聖梓宮南祔所過郡邑設綺紈帳殿供器悉冶金爲之又宦豎厚索賂遺一不當意輙肆詬辱官司無可誰何永明於瀕江佛寺至其棟宇代帳殿飾供器悉箔金以代冶節省不貲而調度有方卒無譁呶于境上者護行宦𡨚口

稱能久之以治最擢南京刑科給事中時分宜任子竊權織迹加甚彈劾數十事語極剴直分宜私人旁睨之曰是誰氏子復來捋虎鬚耶出爲江西叅議陞雲南按察副使初黔國自以勳閥世鎮尊無與抗每易視闑司承明譙其驕僭將言于朝黔國避席謝過乃已擢江西參政主督版籍影射兼併宿弊一洗擢河南按察司使憂歸會島夷鼓譟薄湖州城城中戒嚴民從外呼號不得入惻然曰莫非黔首柰何弃以委寇亟白監司納之民懽聲雷動曰張公生我起補陝西遷左右布政晉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先是河

決逼汴城周藩上言龍卯示變水災異常不即攺濬
患且滋甚　詔下所司集議大役且興屬永明相土
度功至則尋源委堙決所繇乃決策曰因勢利導修
塍足矣攺濬何爲于是條具便利　肅皇帝可其奏
民不勞而河卒還故道時伊府典楧廢法不軌暴侵
民利官室服御一切奢僭抗疏以聞竟按如法尋轉
左右侍郎晉刑部尚書分宜任子事敗衆以　上意
叵測未敢深議永明獨力議遣戍中外稱快頃之攺
都察院左都御史首條六事悉切時弊三計羣吏不
私庇一人人亦無敢干以私者時懐盛滿之憂而會

人言波及因力懇放還得　俞旨即日就道竟以寒

行犯露疾遂不起得年六十有八永明天性峭直正

色不阿以是操己亦以是責人居鄉立朝如繩斯直

一切囬互械巧之事生平所不解故雖以方嚴見忤

然終無得而瑕指者著有臨溪存稿

李樂

李樂號臨川烏程人隆慶戊辰進士由縣令選禮科

歷湖廣叅政養病歸樂孝友忠信鄉評推重敭歷中

外所至以端亮清肅稱里居三十餘年杜門養重足

跡不履城市片紙不入公門尤近世所絕無者